伊洛淵源 苐三

張南軒
呂東萊
蔡文節
黃文肅
李文定
張宣章

陳北溪
李果齋
黃提刑
廖吏部
葉校書
石南康

輔慶源
杜南湖
趙訥齋
眞文忠
何文定
王文憲

附

魏挺之

劉清之

陸九齡

陸九淵

陳亮

許衡

吳澄

名臣錄云公一日發事上問天
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
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
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
上帝臨汝間在帝心一念
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琴而作
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
當盡順從之理一朋友求
敎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
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昔日廷對須是直言蓋士
人初見君父此時第一步此
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
又曰天下之事莫大於兵
者不肯爲則小人乘間攘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四

南軒張先生 癸丑生 追封華陽伯 宣公

宋史道學傳 祖國忠獻公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敎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



譬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熙豐之初神宗欲更張而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勇不知若無善君子甚之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丹之力也

答鄭子明云天理雖窮資質雖侍工於論人者寒已常疎闊狹於許直者所發多度病

社之讐恥下問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自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後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俊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

入見孝宗卷 道

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
中外公行賞罰以服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
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
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
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
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
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
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
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

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賊盜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

○吳獵 宋史本傳畧 南軒門人下仝
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
歷仕至監察御史金佗參華爲公
言陛下以御筆而月今日出一侂去
宰相以日出一侂去諫官昨又
侍衛朱熹以御札畀祠中外惶
駭謂事不出於中出者謂亂
政以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
官後至京湖宣撫使

○吳翌
字晦叔朱子撰行狀
○游誠之 見師要目錄
○趙善佐
字佐卿朱子撰全碣
○黃裳 宋史傳畧 謚忠文
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乾道
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侍讀
爲人簡易端純篤於孝友推
其所善與一世不挾一物不知以
知以白奉達
有春秋講義兼山集

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
而求于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
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
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
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
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
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

鄭仲礼 大全有書
刘行父 号退庵
真西山集公名弼字行父仙
安人仕居尹嫁字盛所助去
音倉呼去聲
周奭 字允升 見語類
舒誼 字周臣 見語類
游納夫
一統志云名九言号默齋
建陽人年十歲即為文泚
陳梅叟參於南軒官
至光化軍卒後文集
右十人程李迥保於
南軒門人

練甲兵通內備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殘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嘆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異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下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讀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

名臣錄
魏挺之 艮翁先生
字元履後改掞之字子宗
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
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
招賢里兩以鄉貢試禮部
皆不第閩帥汪應辰連
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屈
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試禾
遂逐奇刺史爲燁言其
行誼詔徵之賜同進士出
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
後罷爲台州教九年閏
月辛年五十八淳熙三年
追贈宣教郎直秘閣
幼有大志遊郡庠胡公
憲奇之
昌客衢守章僕家會故

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
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
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
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
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
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
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
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竟以謫死
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

相趙忠簡竄海上敘其家
山傑雅怨趙又希秦檜
意逮其家人劾治甚急
人畏其見虐無敢議者
元履独慨然以書譏傑
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
也
被召入對辭不獲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勉
上以修德業正人心养士
氣為恢復之本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
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
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
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不
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
機而宰相不能正金諫
不敢言者無不抗章極言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
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著職知靜江府經
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
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
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吏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
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
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荊湖北
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
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
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

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
以書質責宰相，雖知元
履指徐之至始不能平而
元履前已如求去矣遂以
守親子告
於今無不講尤長於前代
治亂廢興之說以及本朝
故實皆領略通其識其
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不爲苟合
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
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
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
亦面質不避大抵爲人
最篤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
心一旦起布衣無隱君
父言人所不敢言其比
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
千百己而哉

羣盜皆遁去郡顯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
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
補官士咸感奮竝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
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
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
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
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
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
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

卯吏以廣傳未得小遺表而之

晦庵哭之曰
猗歟元履 凌空韓遠
才美氣豪 志節呈高
矣自弱齡 事賢友仁
聲華秀發 其中中違
迨夫中歲 訂以俾法
攷古驗今 益宏益深
聞人之善 推之揚之
若獲於己 情見能已
視人之阨 是振是拔
若己擠之 力無有遠
婆娑丘林 聘幣屢來
歲月遲回 片言感悟
謂爲用世 誰謂云云
遂究厥施 乃遄其歿
故來考槃 悽之之志
于澗于陸 永矢不忘
謂當暫偈 誰謂一疾
訖復謬追 乃迄于斯
念昔交誼 更攻互磨
兄瞪我漆 兄玉我石

望卒年四十有八 淳熙七年二月嘉泰八年贈諡宣公

朋友論述

晦翁先生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衒于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于管商則於事理之正一爻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旨近歲以來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

世道艱險　兄行我憂
孟门太行　兄內我戚
与兄同心　奚叹梁丘
往則如我　君可亦可
兄实高明　顾託警方
卒盡忠心　琅琅其音
訶佛詆巫　奉承虎他
考礼正俗　葬又得卜
長反之阿　孰云兹今
兄所乐游　有境其丘
謂我宜銘　行高文早
亦兄所寄　袪以為累
日月有時　長慟寝门
濱偏東囹　悅恨何如
恭惟神灵　感此哀诔
尚記疇昔　未飲未食
簞瓢在門　沒而不朽
性守厥宫　君子之終
朱書爵要目保孝宗朝
元履以布衣召為国子祭
録言事去国先生为赋梅
花诗以寄之

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又曰公常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於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裡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亹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説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蔽於一時然至于公論

刘清之 靜春先生 名臣錄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袁之廬陵。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吉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黄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歲滿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殁享年五十七四五歲讀李翰蒙求至龔遂勸農文公初與參誦不絶口父母因詰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人亦不過耕與參耳公聞之

之久長盖亦莫得而掩之也神道碑

又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學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理之間毫釐之辯盖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胷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盖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

欣然自是讀之甚勤比長
以仮刑先世希不注哲力事
博極之后不専科举之習
孝宗召對言用人四事曰
下矣否曰正名宗曰使材
能曰斥擬授除太常傳以
啓謝諸公有曰有如依稀
希世將忍初心之遂亡倘
或献諛取容何待己知
之不厚乎
守常州擬奏略曰今日之
俗惟知得而忘義說令一
下仕者曰撓秩乎士曰免舉
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
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
恬有良法美意利國便人
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蓋
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
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

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
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于高遠
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
有以取之矣(南軒集序)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又曰敬夫見識
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
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論語說不覺胸中洒然
誠可歎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
只中間少裝折(語錄)又曰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子細又曰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
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

明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各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仗刑万邦者不出於他而只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也

常曰為志於各而乃唯性理文字是治是沉溺義之失是极是不与向來昧於文章陷於訓詁溺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

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揭休山立之資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晦翁

於乎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屬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我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跡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

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
使之訓而易以白皆可
承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忌惻語約
理盡見有初者必勉之
以孝敬有子者勉之以教子
見初仕者勉之以事君
澤民為志聞人之善樂
道不已聞人之過惻然
如痛如己
公之學以力行功己為務
不事空言燕居端坐
終日欽欽非儒閱經史
則省察性情見義必
為無所顧慮
初以進士仕官欲應宏詞
科及見晦翁即取業
焚之惟於志於義理
之學與東萊呂公居僕
張公講學所造日益

歲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
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
函發書歎咤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淚請行誼不
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於乎敬
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為軍
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表裡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
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
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
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
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

超詣當世巨伐如玉山
汪公並山石李公皆敬
亦之
書艱晦翁曰王承吉學
毗各之所入者淺体之所
安者深閑習禮各不如武
贍仪刑諷誦文辭不如叔
承音旨其讀此未嘗不悅
然太息也各之於人切矣
父子之間見其忘情丁寧
而不敢忽也始某論語以
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
爲世諺有此書耳他日有
告以今日之三君子之所在
者於時生不安席遂亡
起之后之已而不能則有
三馬体弱不能涉行貧无
僕馬不可以遠適四也仕
早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
扳以求之二也世道之衰

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帛以語子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
而無餘蘊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愚弁矢詞以爲
報尙精爽其鑒玆於乎哀哉

又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
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
聞已不勝其奔異嗟惟我之與兄胳志同而心契或面
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
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鄕而終悟其偏
亦有早所同嚌而晩得其味蓋繽紛往返者幾十餘年
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

居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
夆士直伩考德而同業則
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之三
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
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
見之使其又丢說頗見善
十五六年矣語曰任師易
迎人师雖遭頗以素係
之質付近朱藍伏惟諒
之
復曰來書深以吳夆俊畔
爲非自是以非之則有不
俊而非者惟能於講夆体
驗更加功使吾胷中洞於
无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疑
矣頗以聖矣之反求諸己
一一体察須使一一曉然无
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
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
或得大爲之則无由明命

近則進脩之方大則出處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者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以就其言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向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于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穴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吾者加之意而已若夫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下論惟毋之速毋留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着訓蒙新書 出朱書節要目保

陸九齡 復齋先生 諡文達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為學錄登進士第授桂陽郡教淳熙甲午改興國郡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奉檜當同無道程氏學者先生獨委心焉閱書無滯礙遍閱百家晝夜死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

又

訥齋曰伯恭祭文都說小狹處說未其交發

呂東萊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整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纖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𧨏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謚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大臧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于此某其怯於彼抑有由也蓋

公孳孳求益勤懇惻怛有以發其實頑勇于改過奮厲
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曾懷坦然無隔
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
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
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
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
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
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竭誠
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
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
求矣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

至庸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
簡淺獵又極精詳
凡弟講論道義詞、個、和而
不同伯仲之间自為師友休暇
則与弟子遊場圃習射曰是
固男子事也自是里中始不
敢鄙弓矢為武夫末枝
乙未歲除冠辭搖亭郡民
之郎請先生主之如其請門
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長比
閭之士即伍兩之卒也士而
恥此則豪俠武斷者主之云
、寇至不入閭習此亦皆可
為後世法
晦翁錢東萊至鵝湖先生
兄弟未會。講論先生作詩曰
孩提知愛長知欽　大抵有基方築室
古聖相傳只此心　未聞无地忽成岑
留情傳註翻榛塞　珍重友朋勤琢切
着意精微轉陸沉　須知至[illegible][illegible]在如今

象山和之
墟墓興哀宗廟欽 涓流積至滄溟水
斯人千古最灵心 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 欲知自下升高處
支離事業竟浮沉 真偽須先辨只今
晦庵和之
德業風流夙所欽 偶扶藜杖出寒谷
別離三載更關心 又枉籃輿度遠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 却愁説到无言處
新知培養轉深沉 不信人间有古今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
留止二十日幡然以鵝湖前見
為非甚欲着實看文講論
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答曰子靜似猶有旧來意
思子壽言其徃轉步而未
勇移身因思鵝湖講論時
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纊之夕與長子論陰
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正臥
整衣衾理鬚髮怡然而終

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己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産耶豈復能文直寫胷中之誠以告公而已（申徒事見莊子内篇五）

東萊呂先生（丁巳生 追封開封伯 成云）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字少穎 号三山）汪應辰（字聖錫号玉山）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隆興元年）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年譜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生

字子靜復齋之弟乾道八年
進士授崇之靖安簿建之
崇安簿淳熙八年以史浩薦
除都堂審察不赴云云光宗
即位除荊門守紹熙三年冬
卒于官年五十四嘉定三年
賜謚

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
時侍父賀行丑事又問一日忽
問天地何所窮際父以天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
讀古紙隅無捲摺讀不苟
簡勤於攷索

吾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
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
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
有子之言支離

癸第考官呂祖謙能識
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

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本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版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執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書之實究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

謂先生曰某昔歟承教僅
得之涉聞一見高文心開目
明知其江西陸子靜也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
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下
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
習習由其所志志乎義
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
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
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
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
下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
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
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
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
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
人之下也而今世以此相尚
使汩沒於此而不能以自

徽宗實録書成進秩而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不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

扳則終日從事者雖曰
聖矣之書而要其志之
所嚮則有与聖矣背
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
又雖官資崇卑祿厚
學傳是訴豈能悉心
力於国事民隱以無負
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
間經歷之多講習之熟
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
在於義耳誠能深思
是負不可使之為小人
之敀其於利之之習
但為之痛心專志乎
義而日勉為博學審
問謹思明卞而篤行之
由是而進於堦屋者其
文及皆道其平日之
本嘗中之薀而不說
於聖人由是而仕及

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攻而益肆詆排願殿下虛心
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
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偏察力詳
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
朝治体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
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
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驛騷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
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
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
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
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皆共其戰勤其事心乎
国心乎民而不為身
計其得不謂之君子
手朱子跋曰熹請一
言以警夸者子静先
不鄙而惠許之於此
又見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
方矣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
大省曰宇宙内事即己分
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
曰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
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
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千万世之後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此理也東海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選著作郎
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
安府校正刋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
後乃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
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
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
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
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
制尋主管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
（淳熙八年七月）年四十五諡曰成（嘉泰八年贈諡）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
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

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陸遼曰宇宙字義之悟正禅宗恬恨之機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不正者須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可不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学者有兩途一途朴実一途議論公与李又復奇講論理海号江西二陸其务務窮本源不為章句訓詁非孔孟書是崇是信蓋

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辯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晩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如打破家事熱也

朋友叙述

晦翁作先生像賛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状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

謂此心之良天以与我宇宙無非至理聖吳与我同類

自少聞靖康事慨然有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號象山

示象山季者曰道不遠人顧人誰道亦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充溢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充溢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去此以自警耕之進不進而各視其才雖充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弃日有遠力与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而可知矣

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猶是冊青執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東萊辛丑年五七月二十七日而月佳始於庚子正月初一日終於辛丑七月二十七日是日猶復於公刻本

晦翁跋先生曰記去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緇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于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焉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于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晦翁嘗致書先生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成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
此自古戰場之地今為
次边在江漢之間為四
集之地荊門固則四隣
有所恃否則有腹背
心膂之患由唐之湖入
以趨山則其涉溪之往已
在荊門之脇由鄧之鄀
城以涉溪則其趨山之道
已在荊門之腹雖有間
道淺津陂陀不能以限
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
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
勝徼敵兵之腹脅者
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
易於備禦衆義勇四千
強壯可用而倉廩蔵
庫之間糜費可至欲
修築子城先生審度
決許躬自効督之旬
訖築

頹波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祭文

文公先生

於乎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絶人而

故事上元郡設奇醮道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一章代醮事曰云丶

朱子曰象山等兩頭明中間暗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与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壽又爲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講学而専務践履却於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無操持謹質表裡不二實有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摹窄狹不復取人之善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勉厲如棄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善為訐褻義以論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翔涵濡於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賾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既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聞逍遥以曳杖悦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

子静使气好爲人師要人悟
又曰伯恭门徒气宇厭厭四分
五裂各自爲说久久領䴵子
静則精神坚峭能变化人
使人旦晝而晡不同无泥著
未定也
曾祖道曰象山之令某不晓
更不敢令朱子曰何不敢令
曰象山与某言目能视耳能听
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
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
誠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
物須要如此做甚認因舉害
自是吾夫子家风某對曰此
非初令所到象山曰吾子有
之以为之之外飾不本可惜某
日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某
便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象山
纒繞旧習如雪蹈穽卒除
不得朱子曰分明是禪

卒穩其表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
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撫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
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
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
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放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
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
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其
奠嗣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　陳仝甫

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

朱子節要目保子壽兄子美名九韶
号梭山老圃隠居講學晝行夜[illegible]
遺戒不得銘金

陳建曰淳熙二年乙未朱子年四十六
陸子三十七歲五月呂伯恭約陸子
及兄子壽會朱子于鵝湖論學不
合各賦詩見志 朱子年後詩云後
子壽與陸子來而子靜終身守說
不變其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
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
而於子靜曰望米山宋云

淳熙辛丑陸子訪朱子于南康偕至白
鹿洞書堂講於諭君子喻於義一章深
以義利之辨朱子請書于簡自記之後
稱其精明足功到中學者之病 朱陸年譜

象山語録曰伊川學問未免占未下度
之失 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
吾道 陳建曰象山於人物之究其指
趣者尚曹点凡為肯樸高明不拘小
節於点者即以道統而取之至於文
理密察精於伊川者是不契之即以
蔽個而不取故得議伊川而推曾李
白輩也

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事之可以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兒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兒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善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俱舉雖天亦有

常山狀曰僕十日北角付閒人
誦伊川語自忘若何我者又曰
伊川之文今乃与孔孟不殊
先宰仍以壬子十二月僕十年于荆內
軍來十中於師門人法寺中為位哭之
先君良久曰可惜死了此子 語

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之
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
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曆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耿方來
之難特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名臣錄記史說曰史有二体偏年之体始於左氏紀傳之体始於司馬其後
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体常不絶至於偏年之体無有能續之者温公
作通鑑正欲續左氏〻〻之傳終去智伯金而頓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
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偏年与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
如偏年論一人之終始偏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
温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
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
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
其所變此可以取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
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
時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事當作何処之如此觀史斈
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爲方爲有益

讀史先着流体合一代紀綱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寛大皆其流体也其偏勝及流弊必當考須須識一君之流体如文帝之寛宣帝之吅之數流体盖爲大綱如一代流体在寛雖有一兩君稍吅不害其爲寛一君流体在吅雖有一兩事稍寛不害其爲嚴

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于戰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流体須有一国之流体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流体於後就其中看一国之流体二者常相関也既識流体然後須着概括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概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平心熟着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斷可識別

与張敬夫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淺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精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与晦翁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之源凝聚停畜方始收拾得上

朱子曰伯恭昔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之心此至論也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仔細向与校程易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作和而且洽擬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治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讀史以看粗了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史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和君有以長同父則談王說伯又曰伯恭義理太傷巧未免杜撰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四

又曰伯恭天姿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又曰說左氏甚詳博遣辭命意亦頗傷巧

名臣錄記慶元丙辰御史沈
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
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
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譎之徒以益其黨伍相
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
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生員於長沙敬簡之堂
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其徒
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
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与諸生講
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五

蔡文節公 附子沉

宋史儒林傳　九峯十丁亥生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頴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

略起視之復生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朝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変毅然上道晦翁餞別云云又曰季通之行無武微不適矣丘子服独為之流涕变事愉穷交两得其道也一云晦翁往净安寺候元定〻〻自府来舟就䏻過净安晦翁出寺门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底勞語以連日謗老洞契所疑叩発〻应答洒然大犀遶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间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四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脩者亦心服謁拜執弟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与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与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与十二交變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万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万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万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毫辰有十

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受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嘉定三年夏迪功郎謚文節

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

十二万九千六百係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营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虚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類莫不由此由漢以来以曆數名家者雖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律乃以一百六十三億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律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未又得億萬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絶勝諸家也

詣之識卓絶之材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其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以從朱熹遊熹晩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

畸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
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
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
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之適道州跋涉數千
里道逢輿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
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
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
紹定三年五月殁年六十四
別有傳

師友論述

晦菴先生曰蔡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曉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勉齋黃氏曰榦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

龍川先生

出名臣錄 謚文毅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矣能文之士[illegible]預壁水之選孝宗称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元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監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常以经綸自任及第後謝恩詩有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佼臣鬢髮蒼之句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所表

知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端與傳微詞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將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旁見天文地理樂律曆數戰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又曰仲默平居俯觀仰察默坐終日暗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易象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

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
借至謂研窮義理之精微
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
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
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
背則其於諸儒誠有愧焉
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雲雷雨交發而並至龍蛇
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
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
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
千言其視當世苟祿位
之士蔑如也吾自贊其像
云

其服甚野　倚天而號　惟禀
其貌亦古　提劍而舞　故與
性之至愚　嘆朱紫之未服
人而多忤　謾丹青而描取

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卓遠
非人所及

黃文肅公 號勉齋

宋史道學傳

朱書節要目錄云先生稱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以子妻之著有儀禮經傳續解

一統志福州府祠內有勉齋書院乃其讀書之所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
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
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
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他出榦因
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
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
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

遠觀之一似陳亮 未必
近睇之一似同甫 且說
似乎不似
當今之世孰是文中虎
公文以文名于天下至
老方茅常抱不平之
恨故及茅後謝宰
執啓云五十年窮居
畝畝未諳豹變之
懷五千言上徹冕旒
詡中龍頭之選如某
材不逮於中人年未
登於上達十年壁水
一几明窓六達帝庭
上悞復中原之策兩
訛宰相無輔佐上聖
之能又云敢不以臣
言而悟明主尚慨古
人設三表而係單
于諸臣今日

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

朱子曰同甫在利害膠墮窠中
又云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
同父之才 俊丽雄偉
落筆千言 珠明玉至
人方窘步 在周李白
我則沛然 庸敢先鞭
同父之志 橫梟久日
平蓋万夫 慷忱是須
擬將十万 彼在馬單
登封狼胥 殆其庸奴
天於同父 智略橫生
既豐厥稟 議論風凜
使之早田 行年五十
豈悅衡伊 猶一布衣

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郎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

向以才豪　要並所厭
迭防中出　千人一律
不然夕貶　夫人能之
動顧規檢　同又非短
至今海內　世無楊之
能誦三書　孰主相如
中更厄困　人皆欲殺
如履冰崖　我独怜才
腕廷尉係　耿耿未阻
先多士鳴　厥聲浸宏
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
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
嗚呼人才之難　匪難其人
自古而然　抑難其天
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
征吳入蜀之休績
太原決勝而異時茍饑
之名矣
方同父之約死孰不生
夫上之人謂握瑜而
不宣

及撥郢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
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
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襄陽郡治後鳳栖
山為屋館四方士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房乞祠主
管武夷冲佑觀尋起之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
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
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
計其工備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從民
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
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

合同父跋東大庭天
子親置之第一是不
憂其不用 以同父之
才与志天下之事
孰不可為所不能自
為者天靳之年
閩浙相望 子胡一病
信問未絶 遽与我訣
嗚呼同父而至是耶
而今而後与吾同父
憩鵝湖之清陰 長歌
酌瓢泉而共飲 極論
相答　千里
世事可復得耶 知悲
寓辭
之無益而涕不能已
嗚呼同父
尚或臨監之否

以一日成築捘之後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撤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舁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餘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民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禱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

霖潦餘月巨浸懸至城䧟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
殘于冦不蹈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
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
府稟議㬌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
檄至吾郡鞫死囚感悟于獄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
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
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
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
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
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矣今大敵在
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乎此又曰今日

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還汴莫不狼顧資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興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淸平山豫之義砦斷金人首尾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黃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

呂祖儉 宋史本傳

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
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
卒祖儉為之服期表而赴
從之
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死澹
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集
議祖儉移書宰相曰礼曰為
似也為如其白也母今同
非中丞文之事中丞之風
憲百而以不奉令百僚何觀
之
字宰即位除太府丞正言
李沐論趙汝愚罷之汝愚
亦不以然之代未至如言者
所云乃上封事曰陛下初
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
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
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
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
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又後於斥逐
比年閒之道路左右暬

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
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
移蕩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驕知不足與共事歸
自維揚再辭知州之命仍乞祠閑閤謝客宴樂不與乃
復告廷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
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
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
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
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
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
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

御其門必市均州怙寵擅權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故偉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臣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尤上東撫待罪有旨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會樓鑰進讀呂云若所上十事因進曰如云若社稷臣移物十七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有謂侂胄云云侂胄亦悟改送吉州移高安卒公之論也先生與萬曰嘗以官則高於子約以恩礼則深於子約坐視摩小之為不能

之罪也有能義吾失昔疾入諫日與寮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王麟堂賞壯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及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壯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歛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知宴之迋緣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

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
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
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它言皆激切司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
一歲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
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
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
南北之士亦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
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
淮豪傑游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豊武定諸將皆歸心焉
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

始集今為梃高庫義民
之柄寄梁淑女里壽將
使不廢
迁表乃哭且和云甚以
痰年有溪衛集
宋史云有傳保
一統志云庭主任

○趙蕃 宋詩鈔

字昌父信州玉山人從仕
年五十於向令于制丹九
辛年八十七

及来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比聲既
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其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
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
編禮書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隣
寺以處之朝夕往来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
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
承議郎旣没後数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
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於事情不意忠于從君諺矣中
興以来朱熹倘得大用致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
今其門人巨擘如榦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盡畫

聞事忠愰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與其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為斯文寄歟

李文定公 號弘齋

宋史道學傳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郎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

進國子祭酒時廷臣爭務
寬幽奏疏以規大臣掌
坐忠讜以倡士氣深戒使
陰附黨且僞
冬雷奏遣進監司以考
察貪吏訪求民瘼急以
實上意以通之則民乃悅而
天意解
兼工侍奏乞使將逃之民
各自作伍教閱于鄉有急
則相救無事則耕稼耳改
隨其寓於田里之間非止
時之利也
夏旱應詔封事曰言使
方興而尋寺之使言下
有盡言之士或有指以爲
好名要君陛下亦以爲
言之善至言之實陛下每
之而不地甘言之疾革言
之腴陛下喜之而不覺
矣

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侯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
可畏且直諒撲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
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
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
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
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
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
其説燔條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
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及是而
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請行者燔請自往

乃單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輙澇燔白于漕帥脩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讙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劄争之曰錢荒楮涌母子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斂楮之實務而無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為實用矣劄入漕司郎弛禁詰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

又曰毋夜歐狂黙者君子有
寒常曰不於定静時體察
應事接物至有差謬取往
問李先生教子於氏亥曰
日入之後至於夜半事物俱
静志氣俱定乃足以思慮
律偽之時直之以理起之所
思也

〇彭龜年　宋史本傳畧

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
孤事母盡孝及長得程氏易
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
栻質疑而學益明
登乾道進士第仕至太常少卿
侍御史劉光祖論事迕旨公疏
乞復光祖職去韓侂胄云
留以差易使以伸全謀之
不中以易全陳以伸偉臣之私
蕭幸府直講
光宗感疾不朝重華宮公

之農不得沾恵遂倡議裒斂劑杜倉以賑伊人有旨改官道判潭州辭不許真徳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徳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道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宫燔自惟居閑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徳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蕃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黄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上疏切諫言何稱重筆司請
起居舍人述祀宗之法力內
向聖經以進
壽皇疾亟公連以請對不獲命
公上疏請公不離班位伏地叩頭血
流殿陛光宗曰知卿忠直言何
公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上云
知之
寧宗立受禪時仗別建泰安宮
而光宗云從宮之言公言陛下展
孝太上居寬天下之人又有
請陛下之不孝於光宗不果達
初朱熹以先年為某秘閣修撰
之好遠年克全國者樂指使
熹以上疏見出公中之附奏姚臣
約熹同行此子今熹先罷臣留
并所不報旧見侂冑用事於是
紊形於奸上甚駭曰侂冑暌之
肺腑不得如此批下中書子侂冑
祠已乃復入公求去
嘉泰元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置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
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㶊熺以事有如秋月熺
卒年七十贈直華文閣諡文定補其子埏下州文學熺
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
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
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揑驕奢氣至居移
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
者退一步耳故熺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
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
講道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曰黄李孫韶登進士第

張實章

宋史道學傳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紱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授予圖乃籌其最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

者猶援以為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退
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
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
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
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
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使之居數年事敗洽治
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儀愛有人拜于庭
示以傷痕在脅　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
虛耗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為都吏所賣都
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

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豊於昔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无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盖獄吏受財兼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鄙寇作乱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　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覈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

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于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守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免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于豪右者復之學興郎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

貴陽先以閣職之州鈐公以此事而用州臣例攷於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曰此中宮之公曰寧相而進寶墓喜術係余而進寧柳風言相廷倪倜掃地矣乃出知嘉與府終慶元府半子塾

宋書諸要目錄度正字周卿合州人進士終禮部侍郎著性善堂集一統志云早從朱子論以正心誠意之本曰乃謂山何度氏

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紹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
年七十七浛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
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
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
朝廷得失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
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宏祖李
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
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
有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篇事由各歷代郡邑地
理沿革表文集子𢡟橝賜同進士出身

陳埴潛溪 又號筠谷 朱子節要目錄字記云朱子嘗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能及之者

寃公不答私語所知曰吾中公卿擇士亦擇公卿判歎柳宗元失身匪人以萬世笑今政自韓山出焉肯出天門哉撫扣出関仰陷庐山尽弃人間乃從容谿前而已嘉帝時天才禁術果之人而留滞不偶云

大全有三書皆隊冬傳法

○陳安 宋淳號 号復齋
字師復從右僕射士大夫朱子之門朱子器異之甚見其翰林以文任歷仕嘉定七年入監庭奏院上封子事宗閣仮刑有未正定桃柄有所分今刑獄多所牽遷君近軍兇延隣之人主之陸貴手以大臣之心貴手

宋史道學傳

一段吉齋亨書院在漳州…… 配以陳淳 癸酉生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源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

庚史贅疣

○傳伯成 宋史異

字景初宋之孫也宋

升第登進士第

真西山是林竹隱先生

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

自宗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

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

也自其沖漠無眹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

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眹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

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

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

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物使無少空闕然後實體得渾

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是天理生生

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微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

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

○項安世 宋史儒林 號平庵
字平父江陵人淳熙進士光宗不豫寧宗即位朱子…省上書切諫以伍黨罷官以…判官金…卒所著有易玩辭及他書多行世

○趙汝談 宋史
字履常淳熙進士号從朱子訂疑義先生所與之官至刑部尚書著易書論語孟周禮記等注

○度仁 宋史儒林
字元善建寧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官知秘書…退居雲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

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
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
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功
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
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
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
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
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
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
匱然後貴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
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

○任希夷 宋傳異
字伯起邵武人大制之
向各方文精炎淳熙進
士調開城尉從朱子學
篤信力行先生器之曰
伯起開濟士也
官叅知政事謚宣獻

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辯
黑白如遇鏌鎁不容有騎墻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
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
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喪亟號泣于
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義宗族之喪
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
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
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
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陸張王學問無源
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
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

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果齋

朱書節要目錄云邵武光澤人進士爲國子參錄端謹純篤
博學能文爲參見大本著詩心精語宗功年譜

宋史道學傳

实記著禹貢解詩文精義 宗功年譜
一說在天益近道雲岩古說在雲岩山下乃公讀書之所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與剌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

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論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隷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不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聞之與一子恩澤

黃提刑

朱子節要目録云先生嘉其講論精密以道有望期之謚文簡有西坡集 [illegible]

宋史道學傳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刹山僧舍

三年入大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藺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莩饑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貺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出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宗

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廖吏部 號槎溪

宋史儒林傳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毀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輒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請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一朝貴多以書託

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湞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從知廣州還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悅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

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朱子曰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葉秘書號西山

朱子節要目錄寀記云括蒼人居永嘉謚文脩按一統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秘書蓋一人誤析為二也

宋史儒林傳

一統志素衙梅文公誤保参古據乃西山先生祠於本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聞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

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厲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見左傳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欝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

之立子溫以奉其後則庶乎見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
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建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
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瀾應援倍難料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寵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
益於外也經筵奏章無日不申言之而格師尋以敗聞
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
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
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贈其喪升一官宋記道文修以
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
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朱子節要目錄云有語錄參者 移西山先生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戊申生 文公先生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
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
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後父諱某贈朝奉郎妣安人
朱氏大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
刻意為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
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
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
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閱
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
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
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

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㧞忍復掊其足乎守怒未
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為不當蠲君爭益力
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
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為一榜
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
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
陵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
訊立辯雖姦民健猾者亦皆讋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
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富室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
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
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接

朱書節要目錄用中字擇之古田人朱子目為畏友其曰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其詣訪南軒于長沙一統志云与蔡季通俱名

拾亡所得會君有視鹽法當所且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邀道遮訴至有繞其艤嚮者守不能禁君因吏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貧不能自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戶者皆驗實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譏視其出納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姦至於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奇羨而商旅輸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邑正首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字擇之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竟弟子員給教之日親臨往史入諸賓客往臨之因為

陳說聖賢業與夫所以為脩己治人之道而非如今之所
謂者詞者皆動心焉自是[illegible]一徃伐鼓升堂問諸生
進業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illegible]富之歸負笈諸生數
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　君視茲學宮為不稱乃
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
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
民俗亦變　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
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邊鄉有處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
年日與比繇為仇敵者君為携以諭之即斂手聽命輸
賦辭從復與衆等民齒民王某者有刑下其獄上府吏以
邀求不厭欲殺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与對獄與吏辯

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
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
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
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
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
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
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
然之差監登聞撿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
頃之有所不樂因請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
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剌舉者吏部
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

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爲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縣跋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

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遑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晩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淺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鄕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徵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鎔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勁切

朱子与之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尊拜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未全吾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

叙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徵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醻與時若可矣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茲茲不在斯刻

輔慶源

朱子語要目錄宗記云廣号潛庵居崇德著五經注釋亦書○一統志為条禁不必動先生以遐重之嘉定間仕至祠官閒居語作扁其堂曰傳貽盖

名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史稱其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師旨

实紀云著五經注釋通從集義日新錄師訓保

以闡明之使賤之後學為己任也

答南湖杜方山 南湖与年方山及趙訥齋倡出李台州之李至今盛於天下

南湖名煜字良仲方山名知仁字仁仲皆黃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有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良頃聞昆仲之名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焉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詳來學此意甚厚矣然義理不外乎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母徒因循有所開斷則無不得之理又答仁仲書曰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志於此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得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耳

趙訥齋

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嘗從文公游文公與之
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首得如何得爲整頓
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
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曰其表衍殊甚次第只
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却亦一事
也又嘗答其書謂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含糊生
活者亦恐反近而禍大耳孟子蓋以合曰商而距楊墨
者正爲此也

伊洛淵源續録卷第五

小像贊 元人胡助

乾淳正緒 考亭既沒
斯文未墜 西山起繼
惟西山公 忠君愛民
國之元氣 懇懇獨至
高牙大纛 金馬玉堂
仁風滂沛 淋漓草制
將登政府 夫何衰運
斋贊補綴 天奪其志
讀書之記 伊公平生
大學之義 羽翼六執
形于小像 門人寶之
德容溫粹 一瞻三唱
袁中郎許曰此贊可為傳神
理學淵源 宋李朱張淺私淑於子
○何文定○王魯齋
○王[illegible]山 ○魏鶴山見下卷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六

真文忠公 追封浦城伯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兹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魏了翁 宋[illegible]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少
嵗[illegible]
人[illegible]英悟出日誦
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
里稱爲神童
慶元五年進士第時方
諱言道學公策及之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
韓侂冑用事開邊公乃
言國家天下而試於一擲
社稷之存亡不可忽也
宋出甚大殺之
丁生父憂解官不表[illegible]
潤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
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
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時似異泳
舉才賢當名士進內
授業
十五年以知潼川府被召
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
人與天地一本[illegible]天
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愧

明流從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熾之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止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争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容呈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上牒二年遷秘書郎入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蟠塡之變皆職之文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又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杜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

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艤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天位。改司封郎中。言江淮襄蜀荊湖四重使擇人以任，委以權假以事柄，資以財用，為取勝守禦之計。寶慶元年，當侍九對，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公入對，言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謂之天，非此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豈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諫議大夫朱端常劾公觀世盜名，朋邪誘國，詔落職，住公至詩[illegible]江州之士千里往參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四年復職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羣臣瘖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

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欽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

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

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

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

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無

大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

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

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

史彌遠覺上親府政延
華文閣待制公參國家
樹臣私徒擅國柄綱常
淪斁至事敵喜謀不可不
修攘遂之譏上章於
十數之復舊典以章新
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大卿
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放
三復侍從之典以重百材
四復侍臣之典以來忠告
五復經筵之典以照在令
六復台諫之典以公黜陟
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
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
九復三衙之典以强主威
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
上嘉之感動而復舊典
未復原初
兼直學士入對言以君子
小人之辨以明進退人物之
本以杜奸邪竊伺之端以
崇正學謹其人以積上心

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
謀排擠而不能安於朝乞
官至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
致仕卒贈太师谥文靖贈
秦国公
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
周易集義易举隅周礼井
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
師友雅言
一統志公本姓高出繼魏
氏因姓魏

○蔡學士 宋侍君
名抗字仲節元定之孙
紹定進士官至參政加
寧刹侵端明提举洞霄
宮致仕卒謚文肅
一統志沈子元模号覺
軒抗指迎經史尤邃於
理学

○葉濬軒
名士行字靈叟括蒼人

進取貸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
傑武勇不收若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
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
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勸以兵法不待糧餽皆
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
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
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
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撙
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

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廪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都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極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受庠幹官而道傳尋召還德秀㠯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

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
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迫城官軍敗
衂德秀募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
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
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
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于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
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
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
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
以紓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

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伍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
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拐
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嬰
孥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成壽昌
併發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擄虜
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
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
損非細憲臣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

○吳昌裔 宋史畧 師魏了翁
字季永中江人早孤以張
朱之書研繹不倦
嘉定七年進士以諸司守之
幹以朱子之學為己之
歷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以寶章閣待制致仕
輪至和與無諸臣奏狀名
備位又會梓同僕以來以至
宋蜀道以失無所取財之所
為蜀位有奏狀四去諸義
例內曰義諸老記中答全狀凡
文集行于世
○吳柔勝 宋史畧
字勝之宣州人淳熙八年進士
嘉定初遷國子正公始以朱子四
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率本朱說
學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
潘時舉呂喬年
官秘閣修撰以年請謚正肅
二子淵潛

補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
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
朝廷待濟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
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
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
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汝言霅川之
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
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
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之怪又疏言
朝廷之上敢銳之士多于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

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𥞥夫對即親擢𥞥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札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宫閫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

衣朝冠皆以六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墨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壁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以爲已甚乃止既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

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隮
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于朝遂起韓
討平之詔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
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
邑二税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寛恤大驟德
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
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
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

道彌遠甚上親敍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
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
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莆之屬縣苦貴糴使宜發常
平賑之海寇縱橫次募擒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
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
金穀以治不耕之窮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
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户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
説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
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

志之書曰以剛健涪性日以充實其不感哉
又曰雷作非時宮達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畳降而名器輕宮闈不肅而主威褻權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戚貪之詔方下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不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辭繼嗇出入之禁不以嚴居而閒或於禱禳之小數以至殫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臨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凝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迁於近言而弛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
官致文閣待制兼權吏部侍壽安卒謚文安 公天性孝友冊其冲澹親歿要之仕途政民立朝之日不久云

翰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敎令武經要畧三乞辭得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暴擧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挺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彩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𧩙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千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

○吳(?)卿 宋傳異

○楊棟 宋傳異

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進士

○徐元杰 宋傳異 師陳文蔚

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師陳文蔚又師真德秀紹定進士及第

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上謂其貪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禍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蓋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晩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追封浦城伯

何文定公

○馬光祖 宋史 師真西山

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

進士

咸淳五年官知樞密參政致仕

○黄振龍 宋史 師勉齋

宋史儒林傳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黄榦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必變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講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胷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胷中

字仲玉閩人自大從于金日以道
自課朱子語從存善之說大云座
陽以自勉之以勉齋金子
○饒魯 一統志畧 師勉齋
字仲元饒州餘干人幼已知有金子
性行端謹金術精乃累薦不起號
双峯及元門人私謚文元
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
庸學纂述等書○姓源珠璣云
勸學號中行趙席臣傳已
○熊禾 一統志畧 號退齋
建陽人字武仲司户參軍入元不
仕問金至老不倦著易講義
書說標題四書及輯物墨全云行世
姓源珠璣云號勿軒退作先生曰性
理大全諸儒姓氏建安熊氏下注宋
經熊剛大建陽人乎下云云此當熊
禾事亦云自號勿軒未詳
翰墨全書史藥房送退齋刊武夷
序云吾友退齋熊君字建陽子武
夷寓迹自号幼材性業精完已快
於子求道之志年未壯奏第太
常辞價賦延居一不動心強日自

支離之見以潛心玩精微之理況猶涵泳得其根
源乃可漸觀文象盖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
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
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
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
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
雖一本于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
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問辯者十卷趙汝騰守婺延聘請
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迺判郎王懿
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婺賢特爲基
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

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辭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文憲公

宋史儒林傳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

○董鼎 一統志畧

○陳天惠 一統志畧

○車若水 一統志畧

○黃震

○趙必愿

○朱祈

理學道統元諸子

許文正衡字平仲

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
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既往從之授
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
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
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必嚴飭當著聞門
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
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
之後家貧為之斂且葬焉來學者甚衆其教必先之以
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
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
臨于郡痛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

寰文正甦字子彝 仕元昭文館大學士

李莊靜後民字用章 不仕元

吳草廬澄字幼清 仕元翰林學士謚文正

劉靜修因字夢吉 徵美賢即以疾辭不仕元 作退齋記以譏許衡

趙江漢復字仁甫 德安人 不仕元

張導江顏字達善 師王栢 不仕元

金仁山履祥字吉父 師王栢 謚文安 著述見下

許白雲謙字益之 師金履祥 不仕元 謚文懿 著述見下

陳定宇櫟字壽翁 休寧人 不仕元 大開朱學

胡雙湖一桂字庭芳 不仕元 婺源人

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
偶之交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
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
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
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
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
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
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
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
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
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

倪士毅 休寧人 師陳櫟

許白雲

金仁山

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惠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之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六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一作淵源伊洛精義襍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書詩

仕教授　有讀書工程

吊程端禮字敬叔

登至治進士官助教

程林隱復心字子見　婺源人

仕元官教授辭歸　四書章圖

熊勿軒霍於字景翔　新安人

鄉貢進士一論春官不售

以食[illegible]次第著天原發微

方回號虛谷　熊字子謙

吳正傳師道字正傳　婺州蘭溪人

師仟道至治進士官札　易詩書說　胡傳附辨

部郎中　教鄉[illegible]　大學[illegible]卷

王餘慶字壯美

官至參御史

梁[illegible]字友直　[illegible]人　有三山稿　詩稿館

不仕號三山

周[illegible]仁榮字本心

敬初[illegible]子師[illegible]陳天瑞　台州臨海人

孟夢恂字長文　黃岩人　著性理本旨　四書辨疑

師[illegible]陳天瑞

仕至判官　賜謚康靖

歐文鄭師巫字宗道

常書人本名伯欽

至正十八年[illegible]

附元仗　許曾衡　追封魏国公　謚文正云

名衡字仲平懷孟人從姚樞得程朱書沉潛玩味造詣閎深初見元世祖任師仗之

職積官至中書左丞魯国公李士王君稱曰先生神以扶持道學以深題其齋曰魯

吳草廬　追封林川伯　謚文正公

名澄字幼清姓吳氏臨川人用力聖矣之學以遠邁徽拜孝范其吳翰林之職三辰倘

即辭積仕至參政所著述有考定周禮五官補冬官司空之職及記傳十四篇程正

二戴記八篇　易春秋各紀各有羣言尽破傳註穿鑿　作為詩各閱三篇使人知學之　本宇乃参之序　校正皇極經世　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　樂律　八陣　郭璞葬書云

刘静修　追封容城郡公　謚文靖

名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甫弱冠日閱古典思以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　有四書精要三十卷　詩五卷號丁亥集　[illegible]　保定人　故友以保[illegible]也　易[illegible]辨從　[illegible]類年云

[illegible]

重刊伊洛淵源二録䟦

嘉靖己丑予董學事于閩懼弗德無以率先諸士乃取伊洛淵源録及續録合而刻之咸俾觀焉庶幾有所興起而自得師若徒獵取以供較藝是爲閩生一費事也是予重得罪於諸先哲也諸士子念之臨海髙賁亨謹書

弘治丙辰秋七月望後三日録于識于方巖書院

胡敬齋居仁
陳克庵選
張東白元禎
羅一峯倫
周翠渠瑛
莊定山昶
黃未軒仲昭
章楓山懋
張古城吉
蔡虛齋清
鄒立齋智

已上十五人見月湖
楊廉所纂皇明理
學名臣言行錄

賀醫閭欽字克恭
師陳白沙
朱丹溪震亨
師許白雲
曹月川端字正夫
羅整庵欽順字允升

趙月川經理學道録彼男曰楊氏之録但多理學亦悉無間似有不盡出於程朱之備錄如陳白沙
點星標會陳清瀾建於皇明道紀中並有之々未知先師纂録以為何如也至如曹月川羅整庵
則紀在別卷者以先師未録不言其故不敢遺棄並附於後但整庵可以著困知記一書多
為學尚程朱而於氏的確已定之論一切攻詆或以為中有未合或以為未定于一至嚴為之辨
此不動之体人所易感而違道之用曰太極無說自與道之不合曰將來之論有若何子之說
至詆朱子為終身誤認理氣為二物者子若有未盡之意與後之學者亦止一二路於自以所見
為透以程朱未到之地而反以程朱所見為猶隔一重膜思未始氏信手寫之辨遠氏契
不得不為之不以俟之不悔焉而致其出於所至之陳境務已徹矣之意而此不悠先師終身所以甚
不敢世莫推之所假使尚時並成本而録如整庵尚別有所去



吳伯豐

名必大興国人蔭補吉水丞有語録[記误]僞斈禁興遂致仕早事張呂晚师文公深究理斈爲儒林所重

有所記师論傳世[一流][志] 公明悟善斈先生期許甚重不幸早卒先生每痛惜之謂若孔门之於顏

子 出退溪先生朱子節要





